

醫生的儀容

宴會中，三姑悄悄地在耳邊問我：「喂，那個架黑框眼鏡的男人，聽說是個醫生。你跟他熟稔嗎？」

「是呀，他是我舊同學，腸胃科的，專做腸鏡胃鏡，技術高超。」

「如果我是病人，讓他替我治病才怪！」三姑皺起眉頭：「你看他頭上、肩膀都是頭皮屑，多麼噁心。萬一做胃鏡時，頭皮屑掉在我身上，那還得了？」

說得合理。醫生除了醫術要好，清潔的儀容令病人增加信心，也是要緊的。

一位師兄的遭遇。男病人說：「醫生，在我決定接受手術前，我可以看看你褲子的拉鏈拉上了嗎？」

「甚麼?!」

「我的意思是，想看看你是否一個整潔的人。我在鄉下的醫生，有的不拉褲鏈，有的手指甲圍黑邊，更有的刮鬍子弄得滿臉傷痕。」病人解釋說：「連自己都弄成這樣的人，我怎麼放心他在我身上亂弄呢？」

師兄當然沒有讓他檢查褲鏈，不過病人的擔心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大部分的醫生都算是整潔的吧。不過偶爾看到有些頭髮過長、臉泛油光、一身汗臭的男同事，或是滿面暗瘡、過分塗妝又眼高手低的女醫生，真是叫人倒胃口。

其實，本地也有不少讓人「賞心悅目」的醫生，擁有醫學界「金城武」、「孫興」、「王力宏」、「李嘉欣」、「謝婷婷」等外號。除了天生麗質外，還致力於後天的打扮：剪裁貼身的裙子、一絲不苟的化妝，或是努力鍛煉的胸肌、蠟得完美的髮型，加上瀟灑不羈的氣質、名貴開篷跑車等，簡直就如電視劇裡的風流醫生，秀色可餐，惹人遐想。

有位已退休的前輩，年輕時是醫學院出名的美女；年已六旬，身段保持得比我好。大家笑說當年，她夜半去巡視病房時，也要化個全妝，眼線口紅一樣不缺，還穿短裙高跟鞋，哪有如此愛美的醫生呢？

前輩說：「當時我想，病人生病住院已經非常不幸，倘若半夜巡房的醫生還醜得像個女鬼，豈不會更心驚膽顫、病情惡化？」

真是個為人設想的醫生啊。愛美的人總會找到藉口。

鬼畫符

醫生寫字是出名潦草的。

原因主要是「忙」。一天看逾百個病人，不寫快點，如何完成工作。

以前做學生時上課抄筆記整齊美觀，不知為何成為了醫生後，大家的字體都變得難看，所謂的「鬼畫符」。

由於工作需要，每個醫生都練就了一身「解讀潦草字跡」的好武功；而我身為病理科醫生亦不能倖免。臨床醫生將病人的器官標本交給我們時，會在表格上填寫病歷和標本性質，通常字體有多潦草就多潦草，有時只是隨手「撩」兩隻類似毛毛蟲的英文字。每次我要知道他們的訊息，必須細心、耐性和想像力兼備，有如解讀暗號密碼，又像猜謎。

當年仍是醫學生時，外科教授在病房臨床授課。他隨意選個病人，翻了翻他的病歷紀錄，說：「這病人患有痔瘡。鄭同學你替他檢查一下。」

鄭同學小心翼翼地用肛門檢視鏡（anoscope）檢查病人的肛門內部，卻找不到痔瘡。

「沒可能的。」教授打開病歷文件夾：「這裡明明寫 他有痔瘡。」

這時，背向 我們的病人，委委屈屈地說：「可是醫生，我沒有患痔瘡呀！」

仔細翻查，發現病人其實是腸胃出血（haemorrhage）入院，可是字跡潦草，令教授看錯了以為是痔瘡（haemorrhoid），病人沒頭沒腦的接受了肛門檢查。

「是誰的『鬼畫符』？」教授憤怒地問。

大家默然不語，最後有個護士小聲地說：「好像是教授你自己寫的。」

原來，教授的字跡，潦草得連自己也認不出來。

隨 科技進步，現在許多病房日誌、藥物紀錄和轉介信件，都已改用電腦打字，加快了醫生的工作速度；而以上的擺烏龍事件，應該不會再發生了吧！

前輩教導，向病人問診時，必須盡量避免使用外行人聽不懂的醫學術語。「你用太多醫學術語，病人聽不明白你的問題，會答非所問。解釋療法時不清晰，容易引起他們不滿和擔憂。」

也有親友埋怨：「那個醫生跟我解釋病情時，說了一大堆專業名稱，又夾雜許多英文，弄得我一頭霧水。他究竟是想治療我，還是想顯示他的醫學知識？」不過，醫生之間，每逢談論學術研究或病人狀況，卻一定是用醫學術語。

「痕癢」是 pruritis 而不是 itching、「發燒」是 pyrexia 而不是 fever、「止痛藥」是 analgesics 而不是 painkillers、「原因不明」是 idiopathic 而不是 with unknown cause。「腋下」不用 armpit 一詞，用 axilla；「脂肪」不用 fat，用 adipose tissue。吃藥「每天兩次」是 b.i.d. (Bis in die)，不是 twice

a day；「明天」是 mane，不是 tomorrow。

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術語。跟行家溝通時使用專業名詞，說話會比較精簡、扼要、準確，減少溝通時的困難和誤解。

醫學術語對醫生來說，還有更深層的意義。

首先是在病人面前暢所欲言。醫生之間，在病床前互相談論各種有可能的診斷時，若使用別人聽不懂的醫學名詞，不但能減少病人的恐慌或猜疑，也防止路人甲偷聽，保護病者私隱。

有人做了研究，發現使用術語能夠減輕心理壓力。醫生每天面對疾病、痛苦和死亡，容易感到鬱悶，倘若使用一種專業的語言去處理，猶如跟病者保持距離，某程度上可避免向病人投放太多情感，讓自己工作時維持理性，有助正確診斷和治療。

還有一點，就是增加同行之間的默契和同伴精神。在這個壓力極大的行業裡，醫學術語可令同事之間更加親近，無形中提升了士氣，也令醫生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。

專業人士的懶惰

好友是建築師，替客戶設計辦公室、商場、豪宅。我看過他的設計，讚不絕口，說：「你對設計這麼有要求，家裡的裝修一定是美輪美奐的了。」

「剛好相反。」他說。「家中天花長期滲水，牆壁多條裂縫發黑，十多年來都沒有理會，太太投訴過不知多少次了。」

他解釋：「就是因為自己是建築師，清楚知道這些問題並非一兩次修理就可以完全解決，天花補完會再滲漏、牆縫填完會再裂開，必須把整幅牆壁、整個天花拆開重建，才能一勞永逸。當中要處理大量入牆電線和水管，至少要弄幾個月，還要得到鄰居的合作和支持。與其這樣麻煩，我寧願繼續忍受滲水和牆縫算了。」

丈夫從事飲食生意，認識不少名廚。他們為食客精心炮製複雜而刁鑽的佳餚，

回家卻隨便煮個即食麵；更多的是讓妻子下廚，自己完全不進家中廚房。

建築師的家居殘舊失修，廚師在家裡吃得隨便，就如許多醫生懶得照顧自己身體，甚少節食、運動和定期驗身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（當然這是錯誤示範，大家千萬不要學習。）

一班醫生和律師吃飯。律師們非常注意健康，吃得很清淡，喝酒也十分節制，邊吃邊談論他們正為秋季馬拉松進行鍛煉的情況。文相約星期天一起去踢足球。醫生們則忙。大吃大喝，把律師不敢碰的大闸蟹、鵝肝、腸、蛋黃、尿蝦等照單全收，美酒也是一杯杯的灌進肚裡，不亦樂乎。

律師問：「你的膽固醇水平多少？我上星期去檢驗，四點一，很正常。不過聽說膽固醇水平會隨年紀慢慢上升，所以還是不敢多吃。」

我微帶歉意：「唔……其實我上次驗膽固醇是兩年前的事了，也忘記了是多

少，應該是正常吧。」

「我們當醫生的，不是每個都生活得很健康。有些胡亂吃喝，有些從不運動，更有些明明病了卻拖延求診，逃避現實。」另一個醫生插嘴說。「我擁有自己的化驗室，驗血只需要半小時就知道結果，但卻一直懶得去驗。」（重申一次，這是不正確的生活態度，各位讀者不要學習。）

律師想了一會，說：「我很明白，我們這裡每個律師也是懶得替自己立遺囑。」